退菴詩存

題詞

余與海內才士以詩相切劘者垂五十年其就吾齋學詩稱著錄弟子者亦不下百十輩薔林最後至而手腕境界逈異時流又最篤信余說嘗與劉芙初吳蘭雪陳石士李蘭卿諸子分題角勝每一稿出必就余點定之旣又以舊稿相質虛衷雅懷往復商確愈唱而愈高蓋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諸家之美者也憶昔年並几論詩如謝蘊山之圓雋馮魚山之縱橫皆不若薔林之得路不過沉著拔切而已無他巧也而一時才雋竟皆莫能近惟蘭卿可爲薔林

畏友耳蘭卿之失在手腕輕鬆然實眾妙之門無不可以
銳入茝林之失在貪寫正而欲求其鬆而不可得然究其
極致則成就正果直造古人余謂茝林已考選樞庭行將
簪毫禁近不復能從容談藝亟宜乘此未膺繁劇印涉問
津倘更精進不已余能測茝林之所至哉嘉慶丁丑中秋
八十五叟翁方綱題

五七古取材典衍用筆生健其選韻雖險而控制自如則
尤非深於韓蘇者不能近體亦質實不佻具徵功力之純
末卷監利喻民河上雜咏諸篇不惟深切時事乃是仁人

之言欽佩無已道光四年冬孟盱曾㷊讀過並識

諸作學博才贍而復氣息古厚格律渾成閩中詩派當於在杭石倉後位置一席非餘子所能學步也快讀一過謹識數語於簡端吳興葉紹本書

詩至今日而其體無不備其變亦屢窮然雲霞日月亘古如斯而光景常新豪傑之士出於其間卓然有以自見夫固有神明於其體而回斡於其變者矣蘇花吟館詩十卷莅林粱先生之作也其取法也自三謝而下以至蘇黃罔不有其為言也馳騁闔闢磔卓排奡春容和雅刻飾靚莊

亦罔不極其致原本人紀推究物化稽諏經史商摧篆籀博而不雜深而不窒大篇短章文字識職合古風格而不爲狀貌與時弛張而不爲俛靡豈非所謂神明囘斡於體與變之中而卓然自見者乎先生門傳道素蚤歲通籍入參密勿之地出持繡衣之節將出其所學與古之名臣賢士爭烈凡所以會古之通而應時之宜者豈僅在區區文章之事而飯生之見猥欲以此卜之也蒙屬弁簡盍有取乎農馬智專之意輒不揣鄙陋爲妄論之如此道光四年歲在閼逢涒灘相月立秋後三日吳江郭麐序

夫詩者志也豈徒彫琢其文辭鏗鏘其音節以悅觀聽云爾哉讀古人詩者必且綜其生平立朝行事之迹以相印證則卽詩以見其志者亦卽詩以見其人長樂梁茝林先生今之古人也好學而篤志出而官於京官於外必本其志之所願而卽安焉而又往往能如其志故其爲詩斐然文沖然雅而朏然以摯賦登臨則志在鑒古涉宴賞則志在戒今處中朝則志在靖其守四方則志在保乂拳拳然可以化驕而爲愿變鄙而爲儒蓋其矜氣盡釋而本末粲然詩之至也余媿不能詩然讀先生之詩而有感焉意凡

作詩者必有先生之志其詩乃為可觀於先生之索序也敢以斯言質之道光四年八月武進董士錫

淮海觀察長樂梁公所為詩若干卷不倚符采無假譎詭深湛之思遠媲於揚雲凌厲之氣嗣諧於越石體要既得聲逸自成後進翕然賢達靡間嘗論今之作者皆以聲悅為工連犿為巧往往捜難抉新變古駭俗迹其揚葩闘葉之麗摛霆裂月之奇蓋亦原本風騷極命草木然鑱錯傷雅縟繡近浮或乃危仄險恠激厲叫呶既與六義相乖要是五際之厄昔彥和有言吐納英華莫非性情是以賈生

俊發文潔而體淸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由斯以譚文章流別通乎人倫之鑒矣惟公明體達用充性約情和不易介廉不劌物入直樞府杜口溫室之談出爲巡方厲節止水之操宜其言多澹懷意拗俗韻俱道適往契迹眞宰之先自然從容超絕物象之表觀集中河上諸詩於海口之通塞河流之湍緩築石楗竹之利弊負薪捧土之險艱一篇之中三復致意匪惟雕龍實美金鑑是知鮑照作頌徒後誣辭賈讓陳策未揆盛藻以古方今詎可同日壽享帝自珍苦不逮意涉世多故恒廢嘯歌公迺勞謙損辱商榷

譬之策蹇人以上天導牒譬以先路齊足並驅有慚未能
所願後車託乘而已吳興沈濤謹序
茝林先生與余先後入庶常散館改儀曹乞假歸講學建
溪搜輯先賢遺書十數種付梓行世久之還
朝直樞禁適余膺
簡命歷益豫楚粵十餘年囙期入
覲作竟日歡逮余秉節三楚茝林亦出守荆州在鄂渚論
政數日旋之任歲甲申余內徵秋卿明年茝林以淮海觀
察升齊臯覲

聖日下盤桓數日皆籌議河漕政務未嘗片語及於詩也臨别始出所裒古今體詩二帙以遺余余讀未出山諸作蓄之也厚造之也深都門唱和沈博絕麗日大以肆襜帷所至既得行其所學而憂勤惻怛之意益乎篇什是其學足以博綜古今才足以經緯本末而又廣以賢豪之交暢以山川之助凡胸之所蘊志之所寄宦蹟之所經歷政事之所展布自然流露溢為詠吟如籟鳴空如風行水不名一長而各擅其美集中所云了不關詩詩在此非其自道者耶萓林性沈毅寡言語及其談論政要則侃侃直陳無

不中時弊達國體負有用之學施於有政以當國家作霖濟川之任而不僅以詩擅長也是則余之所厚望矣同里陳若霖序

古今之雄於詩者未有不通於政事者也孔子不云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杜少陵間關於戎馬奔走之間其論兩京治亂及蜀邊事最悉昌黎韓子香山白公詩文雄於時而立朝莅官皆有風采施設宋之歐陽永叔眉山二蘇亦皆登宰執躋侍從爲一時名臣然則以一邱一壑自娛悅者乃詩人之詩

而非雄於詩者之詩也前輩茝林先生以八閩甲門著系少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工尤恣意於詩入詞館改官後且夷猶淡定臥山水之間者十載故於詩進而益上洎直樞禁參兩制走筆飛書觀者動色練達清慎上結主知出守荆州未幾擢淮海道今春陳臬齊魯其在楚也以片言息鹽利士民數年之爭淮海司黃河尾閭宣防尤要公揆度形勢勾覈薪芟費少而工堅人和而事舉至於對簿衣黜丹筆一以至誠求之故獄不冤情不壅訟庭空虛減於前者六七論今世備經濟文武之才可以爲

聖天子方叔召虎者必舉公爲稱首而公於公暇時乃翰墨之是親而吟咏之不廢也公之在閩也嘗屢爲武夷之游其在京師也爲蘇齋詩弟子集羣彥舉文字之會春秋佳日花開酒香拈題課詩每出一篇必冠儕偶余入春明最晚多病寓居又遠不克追槃敦之後今年始得從公游濟上偶以一篇挑戰不移時而公詩已至亮特奮迅萬不可及益信才固天授不盡由學也公有藤花吟館詩鈔十卷一以杜韓爲宗主而出入於唐宋諸大家以成爲公之詩理實而氣空才大而心細不故蹈鉤章棘句之習亦不

必爲縹緲恍惚之辭譬之萬斛之船適滇渤而後知其用百鈞之弩洞犀兕而始信其銛蒙以爲有籜石覃溪兩先生之典博而通達劉竟公實過之蓋雄於詩而不獨雄於詩所以施之政事罄無不宜且繼唐宋諸賢而爲一代名臣也歟余於詩雖甚好之然苦不能工又不甘爲一邱一壑之詩今讀公之詩益信古今之雄於詩者未有不通於政事者也因以是言贅於簡吳縣吳慈鶴序

覃谿學士之序薩林廉使詩曰不名一家而能奄有衆家之美曰沈著撥切一時才雋莫能數言足以盡薩林矣同

時諸公所以交口稱薣林者甚至然莫如覃谿之簡而盡
余雖欲贊一詞卒無以加之也雖然覃谿詆薣林篤信其
說意欲納為學詩弟子則余未敢謂然覃谿論詩多精詣
然如元遺山絕句之滄海橫流顯指蘇黃末失而以為主
論時政此豈遺山之意哉覃谿所奉者眘山所宗者漁洋
而其所為詩癡硬杈枒乃於涪翁為近去眘山漁洋若風
馬牛之不相及假令強附之眘山漁洋之苗裔其可乎哉
非惟覃谿為然眘山多自比眘山其詩非眘山也漁洋自
謂石倉後身其詩非石倉也師古人者以神不以形執一

而擿百衕目而廢心則明人門戶之見而其弊卒不免爲後世譏者也君子奚取焉非惟漁洋爲然昌黎論詩於東野玉川不以其同已也而暱之於秘書水部二張不以其異已也而擯之曾入主出奴之是私乎哉茝林之詩自嘉慶癸酉入都以後從覃谿遊間效其體云耳其才力之雄固自足深造古人之堂室惡在其爲墨守覃谿也余懼不知茝林者謏據覃谿一語以爲宗派口實也故相爲明之茝林其亦自知之矣同里陳壽祺書

長樂梁茝林先生編其所作雜體詩凡若干卷將授之梓

而屬藻綴言簡末誦郊居之賦識謝王鈎附蘭亭之篇名慙寶璧藻何人者曷克副茲承命以來罔知所措敬傳古訓用佐芟談竊惟大夫之選儒者所稱必備九能迺宣六義先生幼承庭誥世守楹書丹鉛浸淫朱藍湛染發踐禁闥不廢下帷貫至監司猶勤發篋網羅文獻諮諏典彝根于默深積爲閎達故以鴻黃紡毳之學駿厲騰踔之才蔚涵古腴鏗耀奇采鋪觀衆制可得而言夫具敖曾山沮漳楚望名卿博物前志豔稱賦江海者匪侈物色之奇敘津涂者必詳形埶之險然惟才如孟縣始眥南山聖比杜陵

克雄西蜀先生則述征問俗鑒古徵今過荆門而識內方
問閟宮而搜遺址監利諭貫輸之益皂河論瀦蓄之宜朐
羅方輿手撫阨塞勝讀酈元之註足疏班固之書傳所謂
山川能說者有焉至若登臨有作追遂斯傳黃鶴樓空敢
繼聲於崔顥滕王閣迴壽附名於子安無負勝區遂成絕
唱先生居雄秀之地具磊儷之懷鼓山岩蔚望滄波而盪
胸梨嶺巃嵸觀雲海而駭目漁梁萬葉之寺幔亭九曲之
溪賈勇攀躋振奇吟嘯傳所謂升高能賦者有焉又況皋
牢金石斟鄩邱墳乙卣辛彝姒戈姬鼓崖題壁劃摩挲昔

剟之文雲云靁囘商摧薤垂之體岱頂之篆新剔般若之刻舊金以及未央瓦當建武泉笵碑存劉令墖記錢王文琴流傳謝硯轉徙詁經訂史參籀補蒼語瓌瑋以陸離義蘊厚而淵奧則又傳所謂制器能銘者殆合許鄭淵雲爲一已洎乎影纓璧郡擁纛巖疆涉五馬於漢江揚雙旌於淮浦息開田之訟修納水之防賦可通陳證石窗之緣起事當微指權萑蕩之便宜屬以泛濫告災疏陳孔亟奉旣蹐濟衆兼勞由饑已溺蘊其誠先憂後樂達其怡則又推極於使能遣命之誼而宏此設施徵於諷喻者也問舉

敷善足概九能洵乎學以理融才繇識究貫實用於民物夙素抱於事功旨越風騷義剬雅頌徒以淹貫眾妙驅掃羣材傾心偉辭駭矚傑構是猶測澥者罔涉淼瀚之流觀樂者未識幬載之量也浙水楊文蓀題

連日披讀大集有體有用迥異時流之以聲悅爲工者昨題尊藏漢瓦雙研冊有鴻筆霖雨潤蒼生之句信非虛譽足下不必以詩傳即此十卷亦豈足以盡足下之詩然即就詩而論則陳恭甫之言爲不可易矣道光戊子長夏襄平蔣攸銛識於金陵節署

薝林同年之深於詩余知之久矣而未見其詩也丁亥歲請假歸里薝林方藩翰吾蘇始得讀其藤花吟館詩鈔十卷繼而頻相唱酬殆無虛月茲薝林又輯其詩自癸未秋迄辛卯冬共十卷目之曰退菴詩存以示余余於詩未涉其藩籬烏足以論詩顧與薝林唱酬越五年之久則不可謂不知薝林之詩者也薝林才大而學贍於經史百家之言無所不究覽其爲詩也陶冶羣籍而杼軸予懷奄有衆美而不名一家時而爲嘽諧和易之音則垂紳正笏佩玉鏘鳴不足形其春容而莊雅也時而爲發揚蹈厲之作則

鯨魚掣海威鳳昂霄不足形其瑰瑋而騰踔也將而為曼衍奇恣之觀則風雨雷霆交發並至龍蛇虎豹變現出沒不足形其震蕩而翕闢也其間次韻疊韻更唱迭奏則八音繁會異曲同工又如天孫雲錦絕無裁縫鍼線之迹至於肩宏任艱事與時並身在局中知周象外甄核古今之宜推究通變之極其言為有用之言即其詩為有用之詩可以見立身行政之本原其必傳於後不徒在章句之工也若其精鑒密識考証金石品題翰墨又察物之餘緒好古之極思已茝林雖公事旁午而飛牋擘鉢援筆立就盡

其根柢槃深枝葉俊茂蘇齋前序所謂成就正果直造古人者藤花吟館詩中時有鑱刻峭厲之作年來所處不同而詩境亦爲一變其醞釀深厚與年俱進如此異日一品集成更何能量其涯涘哉道光十二年歲在壬辰淸明節元和吳廷琛謹序

福州梁章鉅茝林

述祖德詩三十首

昔人言文以述祖德爲貴貴不忘也章鉅因輯安定遺編竊見吾宗偉人代出嘉言懿行美不勝收而羣從子姓鮮有能舉其事者良用愧懼爰謹就其尤著者以韻語鋪之並隱括其大端附於各詩之後匪徒以光家乘亦期我後人是則是效庶免數典忘祖之譏云爾

周先賢叔魚公鱣

生同鯉庭祥名乃魯論佚疑年未能稽封祀古可述孔門
弟子攷上接淵騫列遺聞賢昌後千春思祖德
史記載公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
伯宋贈千乘侯史記集解云鱣一作鯉按伊世珍嫏嬛
記引賈氏說林云鱣母泰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
躍一物赤色形若鱣飛入室中不見是夜生公故名而
近人盧敬甫存心撰文廟從祀弟子讚云梁子無子欲
賦離鸞友言而止雙羽復完二年之行夢熊夢蘭昌厥
後人椒聊實繁則亦據家語也

漢陵鄉侯仲寧公 統

陵鄉剛毅人法律性所好表進隨竇融將兵奉明詔亂國用重典上書乃不報毋知濟時才威惠本兼到

公初仕州郡以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赤眉入長安與竇融起兵保境後隨竇融詣闕加宣德將軍又用從征隗囂功封成義侯更封高山侯復出爲九江太守封陵鄉侯同産兄巡從弟騰並爲關內侯公疏稱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尊舊典語詳後漢書本傳

漢慇侯叔敬公 竦

少習孟氏易長作悼騷賦七序良吏稱素餐殘墊懼女貴
身死幽追諡悔已葬諸竇良忌過何物太守據
公爲陵鄉侯次子所作七序班固稱之曰孔子著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嘗登高
歎息曰士大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
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
至並無所就肅宗納其二女小貴人竇生和帝竇皇后
養以爲己子諸竇遂陷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
考死獄中永元中事得理追諡褒親愍侯封子棠樂平

侯雍乘氏侯翟單父侯

漢高士伯鸞公鴻續列女傳作伯淳恐誤

逃名霸陵山忽眷吳市廡易姓更何心有懷不能吐安邱果同調修遠那可譜靈休季會間高風卓千古

後漢書言公易姓運期廣韻亦云改姓運期氏公父讓仕莽封修遠伯後卒於北地卷席而葬此蓋公之隱痛故甘心客死遺命不歸葬其適吳詩惟冀幸與季札會連同美其志可知本傳謂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今文選雪賦注補亡詩注並引公爲安

邱巖平頌云無營無欲澹爾淵清卽其逸句也

魏大司農子虞公習

豪右隸行伍戶口編鄴城名王旣稽顙邊境乃肅清方面二十年不以財貨攖勸農復貢士氣已銷戈兵

公領并州刺史時并土新附難制公禮召其豪右次發諸丁強以爲義從削移其家送鄴凡數萬口畢于恭順邊境肅清政治爲天下最太和初徵拜大司農進封申門亭侯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勸勸農桑百姓布野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詳魏志本傳

周大尉武昭公 欒

攺姓紇豆陵實出安定族好學趣詳雅韜鈐復嫻熟佐命
勲益高持綱政彌肅國步猶未康考終難瞑目

公字善通其先安定人後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攺姓紇
豆陵少好學進趣詳雅長好弓馬有志畧周文帝旣平
秦隴欲引兵東下以公翊戴功使鎭雍州復從平宏農
破沙苑加侍中進爵廣平郡公爲政舉大綱而已人庶
稱之臨終惟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大尉謚武
昭詳北史本傳

周上柱國襄公 敵

惠聲浹北部威名震西州備邊十餘事謀國遠且周功成急勇退出處眞優優板輿上殿陛闔門復何求

公字持德少沈敏有行檢以備齊戰功歷鎮方州威惠並著隋文帝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謙反率步騎二十萬討之劍南平進上柱國時見突厥方強恐爲邊患陳鎮守之策十餘事帝嘉歎久之以久居重鎮不自安屢請還朝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闔門自守帝賜以板輿朝覲令三衛輿上殿謚曰襄

周大將軍貞公 昕

望族三輔雄幹能世其美州里稱溫恭朝廷賞瑰偉戰功偏西北誠信遐邇壘介弟同易名著姓孰能擬

公字元明少溫恭見稱州里周太祖次雍州公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公容貌瑰偉深賞異之以幹能歷鎮方州宣布誠信撫以仁惠蠻夷莫不悅服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由安定縣子進胡城縣伯除九曲城主贈大將軍諡曰貞弟榮亦封朝那伯諡曰靜

隋相州刺史襄公 彥光

孝友與循吏古史鮮合傳唯公克兼之體用自貫串至性
動九重通才鎮萬變誰知戴帽餳稜稜風骨見

公字修芝少岐嶷有至性其父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
當與吾宗長歷華岐相三州刺史岐州俗質以靜鎮之
課最爲天下第一居相部如岐州法鄴俗變詐坐免歲
餘拜趙州刺史公奏曰臣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
請復爲相州政絃易調從之下車發奸摘隱有若神明
合境大駭初齊亡後士族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
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萬端千變公欲革其弊乃

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月親策試及大成復優其賓
貢之禮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少時遇父篤病求紫
石英不得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遇之咸以爲孝感
所致嘗以母憂去職毀將過禮帝爲嗟嘆治岐州時嘉
禾連理出於境內有滏陽焦通事親禮闕爲弟所訟公
將至孔子廟令觀韓伯瑜伏杖悲泣像通愧悟若無容
卒爲善士卒於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

魏祕書令祚

好學習經典尤長易春秋一官旣不遷遷轉無悔尤史筆

袁鉞重賦材山海收翩翩佳公子迥非勢貴儔

公本北地泥陽人父邵歸魏官濟陽太守至公居趙郡篤志好學善公羊春秋鄭氏易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人排擯退爲中書博士旋出爲統萬鎮司馬嘗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子元吉亦有父風北史魏書皆有傳

秦侍中伯言公 諱

彌國少麗藻况乃聚一門吾宗好兄弟堂堂秀人羣伯也

有仕績史未詳其勲申房集并佚欲獻想遺文

公博學有傳才仕前秦爲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出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進位侍中公與弟熙俱以文章清麗爲世所稱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今集並無傳惜哉

隋刑部尚書景和公 毗

直道世所忌剡際衰亂朝兩疏劾權貴盛氣壓百僚越公寵雖替宇文志彌驕哭金感酋長此舉尤超超

公性剛謇有學涉開皇初以鯁正拜侍書御史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出爲

西甯州刺史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儁遞相陵辱每尋干戈公以諸酋長遺金置座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欲來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進位上開府楊素擅權再疏劾之恩寵漸衰又奏宇文述私役部兵以固爭忤旨憂憤卒

唐右補闕敬之公肅

賢哲瑞一時文藝讓獨步起衰昌黎先名流樂附摛詞高禪悅束修自儒素珍哉皋橋銘偉矣述初賦

公爲長和公五世孫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蕭復薦修
國史以母老不赴杜佑辟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
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贈禮部郎中貞元中
李觀韓愈李絳崔群俱游其門被獎譽嘗旅於吳作伯
鸞高士墓碣又作述初賦敘吾宗先德獨詳他文傳於
今者亦最富云

唐孝子 文貞

終天抱遺恨廬墓三十年有問但書字心悲口難傳孝子
非爲名史館例必實甘露降庭樹白兔馴吉阡

公少從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爲
磴道晨夕灑掃其中家人有所問但畫字以對有甘露
降塋前樹白兎馴擾之異縣令刋石以紀刺史請宣付
史館從之見舊唐書孝友傳

唐進士震

白衣侍樽俎自稱前進士一命雖不沾委任乃莫比雲龍
自應運望重鄰侯李荆臺偶騎牛遺榮如脫屣

公初名霨嘗以所業詩詣劉象象曰製名雨下從謂以
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

變化必矣因改今名未幾登進士第開平初歸蜀過江陵武信王喜其才識留之公自以唐臣耻爲强藩屬吏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必欲使參謀議以白衣侍樽俎可也王心重之因所料事多中益見親信文獻王繼立尤委任之以老請退居監利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輙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有文集一卷今未見事蹟詳吳任臣十國春秋

南漢翰林學士嵩

潔身耻褻孚志士多遐心作賦繼陟岵抗疏終投簪利物

不自利惠及州鄉深英靈白馬來朌饗千秋欽

公潯州平南人白龍元年舉進士第一仕至翰林學士見時多虐政乞歸養老獻倚門望子賦以見志錫賚皆却不受請蠲本州一歲丁賦從之州人感其德身後歲祀不絕今白馬廟其遺蹟也十國春秋有傳

宋工部侍郎元褒公 周翰

五季文寖衰至公始一振邅回屈下位曠敗屢遭擯才名受主知纂修洽時論澶淵獨請從平生見忠悃

公以薦爲秘書郎直史館乾德中擬制二十編擢右拾

遺又獻五鳳樓賦爲時傳誦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公與
高錫柳開范杲等以淳古振之時有高梁柳范之稱以
微過出外屢遭擯斥不樂吏事會宋白等列奏其有史
才仍居史職太宗親試貢士公爲考官面賜金紫因語
宰相稱其有文尋與李宗諤分領左右史之職起居注
之進御自公始也真宗舊知其名尤加優擢歷駕部郎
中翰林學士澶淵之幸已命判留司御史臺懇求扈從
許之大中祥符初遷工部侍郎卒年八十一有集五十
卷及續同話錄公侍讌後苑詩有百花將盡牡丹坼十

雨初晴太液春之句上特稱之見玉壺清話

宋翰林學士太素公 題

榮名雍熙始攷終景德初數歷二十載獻替不絕書此才
豈徒吏輔世資長謨里語成丹青惇史當非誣

公歷官中外史稱其有吏才真宗初嘗作聽政箴以獻
又上邊事疏爲時論所稱凡羣臣上封事者悉付公詳
閱可否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按公舉雍熙二年乙酉
進士賜甲科至景德元年甲辰六月卒於官年九十二
則公登第實年七十二宋史本傳鑿然可按而世俗訛

傳爲八十二東平州志又以爲少年及第皆好事者爲
之不足據也

宋戸部判官仲堅公 圖

齠齡有志節門蔭意所捨君然名父子甲科紹弓治春秋
史例嚴天禧頌詞雅陰山事渺茫遺書不可寫

公爲太素公長子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爲太素所器
賞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
舉大中祥符元年服勤詞學科擢甲第氣調俊爽善與
人交復明於吏道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

工無幾卒年僅三十有三宋史言有集十卷今並無可
攷公身後爲陰山諫議事見祖士衡龍學文集

宋司空莊肅公 適

父兄皆狀元少孤學益勵獻文徵孝思天子識家世國體
不可褻侃侃辨名義綏邊晩策勳經權實兼濟

公字仲賢爲太素公三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
以進眞宗曰衆顯有子矣曉暢法令臨事有膽力儻智
高入寇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公曰若爾嶺
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平之帝曰向非適言南方安

危未可知也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公曰宋之爲宋受之於天不可改也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哉乃止嘗知泰州羌不爲患知幷州復夏人盜耕地六百里領忠武昭德二鎭檢校太師致仕進太傅贈司空謚莊肅

宋尚書左丞況之公齋

冊服諷宣仁昌言排二蔡居官不屈法直聲動中外長孺發廩粟權宜所全大煌煌薦士錄黨人亦何害

公居官多所排擊神宗疑其不肯安職因對言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

公率同列爭之宣仁欣納蔡確作詩怨謗公力攻之確卒竄新州又論蔡京輕險貪愎不可用元祐初拜尚書左丞旋以黨禍黜安置化州嘗作薦士錄客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公笑曰某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宋右丞相文靖公 克家諡案吾家以公爲入閩始祖

吟詩覘器識奉使尊禮儀恢復豈殊議財用關度支重臣善謀國奇功非所期六事復四條靖共無愧辭

公字叔子紹興三十年廷試第一爲著作郎以災異請求言自條六事遷給事中復請開諫諍之路因具奏風俗之弊四條上手筆奬諭時虞允文主恢復公奏用兵以財用爲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從之定金使入朝禮著爲令又勸上無求奇功淳熙八年知福州有治績拜右丞相封儀國公贈少師諡文靖公暑年有賦梅花詩見梅磵詩話又解試雕鶚離風塵詩見螢雪叢說人皆以此卜其器識撰中興會要二百卷長樂志四十卷見宋志及直齋書錄解題今唯存淳熙三山志

著錄 四庫即長樂志也

宋遺民隆吉公 楝

吾詩果可傳人將有腹稿一編今幸存寒吟出瀫倒觸諱非所恤安貧復守道令弟亦翛然空山守枯槁

公由鄂州遷鎮江登第後選實應簿調仁和尉後避地建上宋亡復歸武林遺詩禍而名益著弟柱字中砥入茅山從老氏學公往依之江東人士從者甚衆平日好吟咏稿無存者門人問曰先生何故不存稿公曰吾詩堪傳人將有腹稿皇慶間金華胡逦始裒公遺詩爲之

序令惟石門吳氏宋詩鈔稍存其畧云

金保大節度使公贊公裴

興陵圖令主畋游亦恒情讙哉金蓮川一疏如鳳鳴春秋
學貫串著述想求成嵩呼與封祝空傳詞藻精

公少穎悟日記千餘言登大定三年進士第世宗將幸
金蓮川上疏極諫遂罷行歷曹州滕州陝州刺史累遷
保大軍節度使史稱公長於春秋地理氏族無不賅貫
惜無傳書中州集僅載公由河南府倅移華州防禦使
謝表云昔同雒尹已陪嵩岳之呼今領華防願效封人

之祝為世所稱

金韓州刺史經甫公持勝歸潛志作名詢詣字仲經父中州集云避宣宗諱改

家世本貴冑志膽綜文武中外皆叛臣大罵得死所耿耿
報國心虹光亘霄吐鳥悲花復慘赴官早酸楚
公為公贊公子質直好義膂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復
中宏詞科出為上江留守判官宗室萬奴叛據上京行
省太平與其謀脅公作文移公大罵不從以節死詔贈
中順大夫韓州刺史公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

慘客路無人鳥亦愁人以爲讖語見中州集

金叅知政事正憲公 肅

大定稱治朝叅知績尤茂恤刑理財疏先後可其奏奉使

命不辱治河功亦就寬然出處間風采動朝右

公字孟容擢天眷二年進士第正隆間歷任外職清大

名獄得釋者數千人措置沿邊兵食民皆得利河決李

固請築隄使分流以殺水勢從之洊歷吏部尙書上疏

請親擇臺諫時宋主請免立受國書之儀至有就館奪

書者公奉使乃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轉濟南尹上疏請

除重法不報遂致仕未幾起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復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又論盜賊未息請無禁兵器語多施行以請老再致仕諡正憲

元參知政事伯温公 德珪

通達本性成議政明辨哲朝典尤熟諳其事如某律至元赦逋負罷民賴蘇息憂讒遠引咎進退亦無忒

公由郎中六遷至參議尚書省事至元中執政入奏事帝詢其曲折不能對公從旁辨晰明白舒暢拜參知政事每遇疑事同列莫能措辭公則曰某事當如某律某

年嘗有此旨驗之皆然因地震進言得大赦中外逋負民賴以蘇大德中爲求進者中傷會帝疾即慷慨引咎安置湖廣帝疾愈召還因以氣疾乞骸骨歸

元昭文館大學士貢父公 曾

記書日千言幼爲有用學口舌息兵戈外藩稽首服贈遺一不受主眷自此篤朝政多所咨隕星感梁木

公起家令史歷官兵部吏部尙書嘗再使安南風其世子請罪入朝辭命不少假贈遺一無所受世祖大悅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世祖怒曰梁曾

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爾何敢爾皇慶中以前朝舊
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累章乞致仕不允國有大政必
命公與諸老議之後以病去杜門謝客日以經史自娛
卒之前有大星隕於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元儒學友直公 益

經史既博洽文辭自能工氣質可變化至言昭瞽朦發揮
朱氏學名象觀會通　石渠收遺書沾溉庠序中

公又號庸齋本福州人遷居江陰附見元史陸文肅傳
史言其博洽經史而工於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

先學徒不遠千里從之時浙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者唯公一人所著有三山稿詩緒餘史記姓氏纂又有詩傳旁通十五卷　四庫全書提要稱其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朱子集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原委是是非非絕無堅持門戶之習謹按此書前有翟思忠一序明朱睦㮮授經圖遂以詩傳旁通爲思忠所作今　四庫全書據朱彝尊經義考訂正之

元儒學孟敬公 寅

養親隱教授人稱粱五經經義名醇粹史學尤研精詩歌

特緒餘亦擅陶韋能至今石門山蔚然鬱芳型

公家新喻元末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明初徵修禮樂書將授官復以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學者稱曰梁五經著有周易叅議詩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又有冊要史斷及耄言論林蒐古集格物編石門集諸書今惟周易叅義十二卷詩演義十五卷石門集七卷皆著錄　四庫全書中提要稱其文持論醇正語有根據不愧儒者之言詩亦舂容澹遠規仿陶韋足徵所養今石門集世有二本　四庫所收七卷者為馬氏玲瓏山

館所駕坊間有十卷者則新喻知縣崇安暨用所刊也

退菴詩存卷二

福州梁章鉅茝林

李陽冰般若臺篆字歌

衡陽岣嶁不可捫岐陽石鼓科臼翻侯岡控飛籀史化上蔡真刻焚餘瘢吾閩荒遠蹟愈尠按圖十一猶疑怪神工鬼斧鑿不到搜奇往往嘲巖巒山靈奮激海若怒風雨倒捲蛟螭蟠夜深鎖紐向絕壁佮傳百怪走且顛誰其尸者唐李監長劒快戟森鳥貫三才萬彙睨儵忽揮斥流若窮倪端寶鼎躍水有神助古酒過石無新痕坐令光價耀寰

字仰揖漢碣睎秦甎世間精詣豈逸致當年篆室窺眞源以豐同豐中郎惑將東作宋丞相憯苦心訂訛告採訪想見雪泣忘眠殘千秋萬歲自有故造化亦樂當鐫刻我來繭足奈屢失乍見書肚愁難撥圍尺深寸語易曉匪誇趣戀兼窺輙香臺銷歇般若寂壯觀孰識華嚴巔紛紛耳食稱四絕那得精鑒袪煩冤掎裳聯襼矜不語牧童愣眙山鳥喧呼傷歷歷記跟肘走筆欲補歐陽篇

苦雨

舊雨入新歲依依春又殘重陰常過午積水易生寒未暇

愁花扨深防設黍單貧家多似我何以慰幽歎

已分非豐瑞誰能補漏天冥冥千派水黯黯萬家煙輸輓

飛符急清盜慮獄專畫臣有長計閉戶且恬然

擬古

西風吹廣野白日漏寒木蒼蒼起層雲迢迢度雁足清陰

辭故枝商意薄林谷閉戶理三徑秪有凌霜竹弱齒輕歲

運壯齡悟景速俯仰懷百憂將問君平卜

早起意不愜振衣自徬徨徬徨欲安適所思在遐方朝采

北山菊夕息西山旁露氣沾野草霜花凝晚芳清泉何洽

洽隨風激鳴璫高韻有淸契靜機生妙香此境豈不足奚
爲滯行藏富貴非可求秖駕定何鄉

泛舟二屆

春水碧前渡春愁隨淺深扁舟渺何許豁我塵勞襟柳色
遶近岸杏花三兩林相看忽有感俱是繫初心

南行至玉山始見梅花時臘月念三日

自別三年久相逢一見親天涯原有感歲晚益傷神寒水
空西影荒郵未上春眼明那足計贏得是沾巾

貴溪晚泊

東風吹雨到浦帆欲何之蓬濕燈頻照舟偏枕易欹啾啾
山鬼喧嘩榜人炊稍喜添新漲平明解纜時

歲暮旅店偶成

與語惟頑僕相聞盡市聲牀斜便側臥屋小禁閒行淚眼
看書覺塵顏攬鏡驚枯吟多搴句強飲少懽情叉手眞無
事梳頭屢不成滿脾眠苦枕瘦影吊燈檠只覺春難到渾
忘歲欲更甕空翻減怯裘做誤稱輕衣帶添新緩關山憶
舊程遵人商水陸切已計陰晴勞境身偏健窮途氣自平
搦毫編口號答底共誰評

蘇嶺次壁間韻

漸覺風幡動來尋古刹幽蘚痕初過雨鶯語乍疑秋吟到者初熟坐看雲欲流塵心一掃盡林鳥若相留

塘西夜月

暝色忽破碎清光來萬千連檣都得月極浦盡如天此際懷鄉國何人立晚煙迢迢思遠道定在計初圓

謁嚴子陵祠遂登釣臺

步行三十里來謁嚴陵祠嚴公迹已往遺像今在斯平生未識隱者面高人有相吾安知趁風三度祠下過屢如神

山引去之今朝拜聆始快慰想見披裘揮手時先生之風
在人口欲加稱語難爲辭先生之貌見者稀肩字照映溪
山奇延緣直躡釣臺上攀籐捫蘚眞忘疲同人莫以迂僻
譏風塵馱腳寧非癡長年莫以俗諱阻我意早與千載期
舟子相傳求名利者忌上釣臺未得竹如意焉得招魂辭西臺精靈不可
作浪浪只有天風吹

斜陽

斜陽半天雲樹迷扁舟短棹沿迴溪風帆輕似白鷗鳥細
浪滑比青玻璃三點五點意中雨一聲兩聲笠外雞棲

晩飯定何許煙消月出風淒淒

召伯埭

湖豬淮流兩道分燕城北去幾斜曛鏡梁三救無人問珍重東山一片雲太平御覽引述征記云召伯埭到三救埭十五里三救埭到鏡梁埭十五里

露筋祠

露筋何必鹿筋疑千載湖壖仰令儀 天藻煌煌風化本明瑠須廢阮亭詩

八月十五夜率成

西風客子寒不眠夜色欲午花含煙今月古月共一照擧

頭低頭都可憐六千餘里故山遠二十一回明鏡圓此景此情悄誰遣空庭衣露冧吟肩

和章仿軒脩簿韌拭自題畫蝶韻

仙裾宛轉九銖霞春草年年不記家回首芳時應有恨南園何事枉看花

有感

十年上計屢歸來一第艱難亦可哀筆墨虛名荒實學米鹽生計累高懷何能玉屑霏談麈未肯金丹換酒杯昨夜夢中三逕具青冥何事苦低徊

夜宿　景山學齋

天外鴉聲度苑牆千林晚景送斜陽雲光乍與山顏紫霜意猶容瓦色黃窺戶月華連北極隔櫺蟲響盡東箱滄江靑瑣俱無著漫聽西風玉漏長

春枋紀事六首

夜涼料峭逼窗紗夜氣濛濛湛露華蟲破畫聲千葉雨居然風景是山家　夜宿圓明園

金支絳節肅無聲瑤草琪花隊隊明身在玉京朝會列歸來倘許住蓬瀛　待漏宮門外

親見

丹毫點注幾冰銜便許署蘭臺三山豈在人間世不信天風引卻來引見館選

翠華光漾日華濃合殿祥煙傍袞龍一片中和韶樂裏初將稽拜答時雍傳臚

清秘堂前尺五天鼇珠傍上大羅仙聲聲唱徹香煙轉知有卿雲到日邊翰林院宣旨

大業千秋未可指儒林一脈喜隨肩可憐邨塾毋晤日舊事看看二十年大教習號書

京居過夏感舊懷人以先後知交畧爲詮次得詩二十首

齊北瀛編修 鯤

北瀛英妙發溯自總角交推誠掩流輩離合非一朝比通金閨籍相攜玉堂坳丈夫各志業所期成久要

廖佩香上舍 英

佩香敦志節蕭然樂環堵詩人例癯生酒星混凡伍交遊皆老蒼風骨似太古他年山水心招隱嘗首歎

曾禹門邑侯 脩壽

禹門令已矣果否玉樓召名山對衙齋彷彿憶談笑攝臨安令時會晉余署中月餘日宿草無處尋六載輟同調耿耿經恤心仰天不能嘯

李仙林孝廉 鴻鈞

仙林華國資用心文章境青冥翅偶垂精進力愈猛人生愛景光適意貴自領君家草堂好君家爲蒹葭草堂故址擅園池之勝胡不發清省

吳振江廣文 春瓊

振江磊落士宦遊滄海外君由詔安調任臺灣鼓車駕驥足枳籬限

鳳翮利器難久藏佇君報上最天涯合有時重與話長會

林蘗淵孝廉 慶章

蘗淵名父子家學流清芬冥搜盡玉海藻耀翔錦紋端居共夏課 辛酉過夏與余共屋 賞析恆夜分歸鞭何太速目極江東雲

趙雲衢茂才 聯總

雲衢靜修士落落寡所親醉鄉不害性花時甘守貧幽賞定紅玉 君家方池紅蓮盛開鄭蘇年師嘗集諸生於此題日紅玉齋 虛懷師緣筠如聞盟心語願作讀書人 君嘗拈此五字鐫一小印

郭韶溪國博 龍光

韶溪俊異才射策得京職煌煌石鼓旁儒官匪屈抑胡爲戀名山苦斂丹霄翼靈修近如何鶴鳴隔南北

鄭芸汀孝廉 天祥

芸汀秉俠氣豪飲乃性成觀書萬卷破照人肝膽清習懶嵇叔夜抗心向子平安得闊親近相思南斗明

龔芷汀孝廉 中禹

芷汀名家子置身在青雲綴棠百氏說漱滌六朝文胡然意獨傾感此醇醪醺古人久敬旨庶哉吾與君

馮恪甫孝廉 光祚

恪甫風雅徒妙齡入　帝里舊雨滿京洛潔修佩蘭芷看
花再総期新歸亦可喜懸知酒腸窄醉倒荔鄉裏

王陸亭孝廉 大經

王公足樸誠交友罄懷抱忝屬末親行許我忘年好清言
抒往復名德供斧藻何當話巴山翦燭再傾倒

劉守齋孝廉 祖憲

守齋僻壤居允稱湖海士健筆摩天空崇情答霞起蹭蹬
不足計灑然返鄉里深山易著書修能幸無已

陳研農邑侯 敎

陳子靜者心小詩最流美十年守青氊所得爲甘旨計偕獲吏銓卻飲西江水好憑觀政暇素心遠雙鯉

鄭藏謙賡文 超

鄭公儒雅冠古誼照顏色文如錦屏風心在水精域看花不稱意中酒挪得默十年屋打頭一別無消息

官志齋徵君 祟

官公古醇儒立身秉天爵就徵本無心委化理難索金臺足高軒斯人竟寂寞猶憶粉坊街論文泥春酌 乙卯計偕與余同僦粉坊街屋

游彤卣侍御 光繹

侍御瑚璉器直聲動朝端錚錚歸田詩以言事降官有留別二律和者遍都下依然寸心丹苔岑感意氣握手參古歡斯文獨相屬合我懷抱殫君臨別囑為封翁壽言倚裝索稿而去

王虛谷孝廉 錫齡

虛谷哲嗜學深思如有神施設備文武公家福寧秦嶼地濱大海嘗團練鄉勇以禦海寇理緒參天人旁通堪輿六壬之學騎驢二十載夜影困京塵男兒不得志離羣郁足嗔

吳和庭邑侯 覲樂

和庭我親故落落風義亞清詩領道要觀止發真諷公喜讀內典十載道里寒同惜春明變捧檄雖小試會當蔚時棟

林翰雲明經楚

翰雲抱利器束髮登名場芳時惜不嫁紅顏成老蒼毋爲繞指柔會如錐處囊君看垂天翼一飛挪榑桑

將往東甌作

賢者羞突黔英雄感髀肉況我下士貧孜戀閒居福選家將二載一飽難言諸東道行屢違南枝守太促坐覺晏安久轉喜行邁卜傲裝別里門此味領已熟矧茲暫遊騁只

似越信宿秋郊佳景光洗眼快靈矚卻憶陶先生天倪抒幽獨飢來驅我去任運殊不愿閒雲無違心倦鳥歸來速待看屋後梅何必籬東菊

北嶽 九月十九日

今年九月九未逐登高隊今朝山上山直躡金鼇背天風忽呼號白雲紛破碎回望凌霄臺渺爾小闔闢孤攀境始奇見大心愈泰便當展重陽作詩弄狡獪

白鶴嶺

渾渾石倚天汩汩林撼濤千峯競追束一綫懸秋毫泉聲

淌太古飛雨不敢翳旁闢石根阨顯鶩坤軸撓危坳望稽田錯疑見平皐數折轉混茫乃覺所處高吾閱多艱險歷歷記所遭北控大小竿西征緣竹篙憶越江右來百丈尤困勞及茲爾笑兀一笑無蓬蒿大小竿嶺在浦城百丈嶺在邵武竹篙嶺在汀州皆閩嶺之極高者

阻雨寧德旅次

山城雲氣重亭午陰不散飛雨山上來助我領妙觀客樓面翠微蒼秀接几畔滴霧林有無奔泉影歷亂左聽霍童山靈氣隱太半右瞰飛鸞江溟濛汨遠岸連朝筍輿局焉

得此汗漫黙矚亮有得恐泥且休嘆買魚僕已歸引酒聊
自伴去住付無心仰聽簷鳥嚶

大梨嶺觀雲海

白雲不在天邱陵爲自出飛泉不到地澒㶁起倉卒高低
汨瀇漠太素莽無質中含一片雨外漏千丈日此方山脉
互幻境意所恐亦有支淵渟真似轉難詰行行百盤落漸
漸濛氣失天容自穬畇連塍比如櫛處高多所迷親下理
乃寶轉機俄頃間允悟君子術

天台嶺觀瀑布

靜含動者機寂寓喧之萌動靜有恒理喧寂感所生山深羣籟遠恰有飛瀑鳴鐵色中黝暗天紳外分明千盤勢屢移萬道響愈爭巨湍恣砰磕細激餘琮琤巖壑忽回互浩浩同一聲坐令山行客目眩耳復傾山靈俊廣樂客子生遠情何當少停暫葆此在山清

分水嶺

出門方浹旬恰到分水嶺衆壑趨正絕羣峯抱孤影側聞山海交茲地費巡省桐山五丈旗横蹋十萬井赫赫雲中旌昨日新過境總戎率有制遊子亮無警故鄉行且歸域

外觀須騁永嘉山水滋洗眼佇清領

飛雲渡

客子行不息大江流未央渾渾夕照沒四面天容黃橫空一葉去大波與低昂北岸近可睎東顧何茫茫魚龍海氣腥鷹隼風力强大星掩洪耀南八真堂堂如何傳者誤重碇翻危檣孤忠會激發青史當闡揚媿非濟川楫臨流黙感傷調胡總戎振聲

孟樓在江心寺西偏考東甌舊志本名浩然樓寺僧相傳為孟襄陽遺蹟黍小峴觀察因改題孟樓並鐫跋于石按謝康樂遊孤嶼詩鋪陳景物言不及寺觀圖經載唐咸通中始建東塔宋開寶中始建西

塔至建炎駐蹕干此而韯林始盛則是樓當亦託始宋元間樓之西爲文公祠蓋信國公流寓舊址拜瞻遺像正氣如生始恍然于浩然之名實寄尚友之慨與襄陽兩不相涉觀察跋語似未深考因私辨之而係以詩

憑欄潑眼盡秋光城樹郵煙俯莽蒼歷覽敢希謝康樂標題漫借孟襄陽江山如此清輝在宋高宗御書清輝字尚在人物當年逝水忙誰識浩然留正氣西偏丞相有祠堂

文公祠謁信國公遺像

拋盡杭州與汴州孤臣萬里起煩憂早知潮水天難恃縱有前程鬢已秋半壁雄心飛北塞片帆末路下東甌可憐

舐乳歸期幻長使英雄淚不收

池上樓謁謝康樂遺像

窮海空林往事賒流連遺像尙風華雲根舊蹟珍千古池草清才萃一家半壁江山拱西掖六朝文藻啓東嘉區中緬邈知何意酉與蕭條異代嗟

飛霞觀

且拋塵慮豁秋襟百折雲梯慾遠尋白舫青簾門外過落花啞鳥洞中深懸泉自作千年調臥樹猶存六代心佳處難爲招隱計但憑小憇一清吟

乙丑二月大都

居閒從仕兩難任孰識孤雲出岫心宦興漫隨春水長客
愁更著曉寒侵百年骨肉誰能遣萬里功名自不禁幾度
塵勞悔形役可堪又聽鷓鴣吟

終天恨事說著涼苦憶當年答況忙壯志幾番輕遂道名
心奚半爲高堂南山橋梓空魂夢東郭松楸益感傷今日
長征又何託此身原不合離鄉

荆枝執手費躊躇舊物青氈計未疎早分儒餐艱一飽肯
將世業負三餘西清簪筆期頻設南省探花夢又虛大抵

君貧同況味青春何以奮居諸

調虛白江田二兄

吾家阿買倘嬌癡也學成人說別離問字祗今須外傅掌衣纔解數歸期鳳毛舊德矜推許鴻爪生涯易渴饑料得閨闈愁裏坐還憑笑語爲軒眉

何喜成行索別何銷魂無語託微波卻疑見慣情如薄縱約遄歸恨已多遠道芙蓉勞悵望頻年荼蓼感蹉跎泥人倘說虛名好盼定蓬萊連理柯

二分春色恰侵尋別緒無端一往深默契易生賢士感素書頻見故人心蕭蕭行計原如舊耿耿新恩又自今重爲

虛名勞七尺前途誰與決升沉

莫笑風幡欠主張春明舊夢本難忘玉堂放直花枝午金殿摩空墨瀋香還說仙曹關位業須知報國在文章開懷好作朝天計信美他鄉是帝鄉

誰將別醑接春觴十日平原結客場醉裏不知行色淡夢中猶似計車忙幽愁黯黯隨芳草新水看看到綠楊追此偷閒惟索句從頭數到九迴腸

吳山

萬家鱗次拱崚嶒江色湖光一氣凝雲裏樓臺如北固煙中沙岸接西興蒼茫天水餘陳迹消受名山幾老僧空際棋聲慳飛動振衣更上最高層

曲磴層崖往復忙勝游渾不記他鄉豔陽羅綺通仙界着色籠櫳逼上方難得好山兼妙麗誰教頑石盡文章三茅觀裏桃千樹只少谿流悞阮郎

留別吳六和庭

此情可待苦追思草草扁舟話別時匝月孤征還望遠經

旬小住又傷離雲迷越國青無盡水入吳江夜不知剩有
側身天地感湖山何處訂前期

揚子江邊清明日作

夢回何處是鄉關昨夜潮聲往復還浩浩春風吹客去依
依隄柳向人閒十年蹤迹東流水幾度清明北固山只恐
江神暗相笑勞勞已改舊容顏

高郵大風

雜縣竄僞關退鷁辭宋疊大聲降寥戾鬲舟爲簸揚初來
乍逃越洊至愈激颷素威谷中嘯吞舟澥底狂猛似百萬

卒金鼓轟昆陽怒如八月濤陵厲龕赭彷徹宵已彌滿欲
曉翻披猖夢魂自震蕩弛氣更肅將平明拜四顧天地皆
蒼涼重陰掃不散亭午猶昏黃力衝雲根厚勢驅雨腳忙
千帆影斷絕兩岸聲磅礴敢怨致遠泥實深屏居惶孤坐
易憭慄苦吟難慨慷薄暮少靜謐攬衣起彷徨推窗復呢
睹造化何能詳勁松作媚舞修篁拜跟蹌時會相逼束本
性多所妨潛鱗騃失勢游鵾限高翔霄壤自遼遠滯固非
性恒以茲悟物理靜契通行藏知退愈于進知柔難為剛
天心隨所託作致空樓邊不聞闕里訓會心在山梁長歌

析妙緒旅況終軒昂輟歌風已歇濛濛覷宵光彪暴變亦
速淒欲過即忘欲枕免憂惕逕入華胥鄉

仙緣

仙緣非幻亦非真回首蓬山雪滿身同是高寒難久住謫
居何不落紅塵

四月二十六日　方澤大典恭與監禮恭紀

大羅小謫憶鑪香蘭省齋居也勝常竟許
北郊襄典禮何殊東觀領文章雙瞻班肅鵷行首拱立榮
聯豸繡光監禮例派監察御史四人禮部司官兩人分立百僚拜位之前終事平臨

天尺五歸鞍猶傍

日華黃

桃笙

般紅雲耀天閃赤火流屋目林紆鬱蒸耳井渴瘀瀑遥風
蘄自南廣厦變維谷暍甚亭午厭倦限良夜卜分無招涼
珠幸有桃枝竹青熒織文簟廣狹隨方幅瘦莖森獨清勁
質刷尋燠滑生流水光皺作碧雲蹴掃覺颸延鮮凝淨氣
萃淑影驅晝蠅靜力鎮宵蚋肅坐令華胥游直接羲皇傲
煩懷卻惺惺佳夢延穆穆纖痕含風漪爽意浥露馥慢膚

一援抄痼疾百消縮卷舒雅有時變理眞無厄策勛搜麗句數與繙舊牘讚謝景純古賦媿太沖續短歌聊自娛敧枕忘三伏

秋日重到西湖口占二首

一年兩度到西湖如此塵勞尚不孤潑眼春光看未足更數黃葉寫倪迂

忙裏偷閒不自由每逢佳處靳兜留逢山也是匆匆過何況西湖十頃秋

過仙霞嶺和壁間周櫟園先生韻

不信人間萬仞峰都疑天際落芙蓉獨山竹色連雲暗殷
地泉聲隔霧舂勝蹟由來兼扼要行人只解數游蹤勞勞
我亦風塵倦賸有敲詩興未慵

昔年禁旅控危途天險神威並力扶虎口游氛銷信越龍
頭勝算仗孫吳代非分建誰當守防到東南古所無八扇
巖關千尺嶺故應長伴夕陽孤

盤紆磴道枕山長拔地樓臺兩翼張鳥語隨風參梵課蘚
皮過水助茶香楹榜照眼多陳跡墨瀋淋漓遍上方自分
碧紗籠不到閒將天籟會滄浪

客途那復計窮通回首觚稜曉日曨一笑因緣蓬島上十
年滋味簡輿中在山水好參心跡出岫雲仍信化工畢竟
區區耿懷抱草堂何處著盧鴻